江都夢遊錄

附 舩遊問答

江都夢遊錄

寂滅之寺有禪師名曰清虛其性也仁且愛其心也慈且悲或見寒者則寒者衣之或見飢者則飢者食之孰不曰春風於大寒之際也人皆謂白日於覆盆之底也嗚呼國運不幸鐵馬乾坤聖主孤城則哀我蒼生半歸鋒鏑而惟彼江都魚肉尤甚川流者血山積者骨啄之有烏葬之無人清虛禪師憐其無主思欲一歛手把楊枝飛渡江流則人家蕩盡無處可依燕尾亭南誅草爲幕法事於斯月日夜假成一夢則天光水色涵得一碧愁雲聚散悲風斷續夜氣凄涼不尋常矣禪師手携金錫步月逍遙夜將半風傳響聲則乃歌也笑也哭也其歌也其笑也其哭也總是婦女咸聚一禪師大異之

近而窺之則列而成行無非女子而或紅顔已凋白髮垂鬢
或青春未老綠雲凝鬟其老也其少也從表可觧而莫念先後亂
坐高會其蒼黃之態悲愴之氣莫不有矣於是進其步慣其視
則丈餘之索尺許之鋒或係於纖頸或懸於粉骨或頭腦盡破
或口腹含血其慘惻之形不可忍視亦不可勝言一婦人含淚而言
曰宗社蒙塵慘不足道嗟余殞命天耶鬼耶苟求厥由則致之者有
郎君是也何則台輔其位體副其任而莫察公論偏懷私情江都重
任付之嬌兒是兒也欣有富貴樂醉花月遠慮渾忘軍務何知江非
不深城非不高而有事已諉死亦宜矣然惟父之過在爾何責嗟余薄命
甘爲自決固所宜也無足恨也惟爾獨子生無輔國死且有罪千載惡
名傾海何洗疊恨盈襟無日可忘言未了一婦人抽身正坐而言曰
才不自量專任大事重恃天險懶治軍務害至防難理所宜

也滿江風雨社稷浮沉一隅殘堞三軍解体龍駕下城萬事已謬
嗚呼皆由於江都之失守則命殘鈇鉞在軍法宜也然而李敏求
同時一任而有何忠義能保性命以終天年都元帥金自點雄震
海内威挾四方兵戰無一血而偷身巖穴遙存性命目暈中
吾君視若路人而王法不行恩寵反加可笑沈器遠其才也非究
也其處也不遠而委以重任使守城門則君臣分義念外漸忘
挺身逃患自以為智龜縮龍門以負國恩而軍律不加寵祿
還滲則郎君之獨被其戮豈不冤歟嗟余一死固知無
惜而吁嗟老舅白髮人間永失其子冤尤之情生死何
異此語纔訖有婦女年在青春態且妍媚朱唇乍開
紅淚沾腮則宛然乎王母池邊花語春風嫦娥殿上桂
帶香露愁低玉顏泣訴悲懷曰余乃王后之女姪也

錦繡重圍弱質始成則金氏之子爲我郎君鴛鴦衾
裏行樂幾何青春簾幕白日樓臺富貴繁華長在爲
期意外風塵家禍慘酷如我薄命更誰爲哉一自魂散人
世永隔天也奈何但郎君也風雨人單孑彿存眼自不明
永失父母其所罔極之情艱苦之狀魂猶難忘言未訖
一婦人忽吐其情挺出其坐則春風已過落花衰容遂
歎息而言曰我本王妃之兄重臣之妻也富貴平生歌舞
長春則豈料今日人事若此嗟余一死果他人則貞烈
自彰魂有光彩吾兒不良處事顛倒賊鋒未迫先
投一劍則非我自處豈無人言勸成貞節世皆罵笑
矧伊今日旌門何事情未逮端且有一人翠眉蹙嚬紅
顏乍低慨然而歎曰天分已定薄命難逃爲人後妻

青春虛光到生在人間何事爲樂城湯失險風雨傾洞則
花分玉碎少無自憐然郎君近侍銀臺重被鴻恩則令
代寵臣舍此其誰天有所恃付之元孫妃嬪則一奮忠烈
能治大事非其才也不足責也獨恨夫洞開城門延入羯
奴拜以手跪以膝救其死尚不贍背城一戰奚暇思之嗚呼
冥府閻羅王人之善惡莫不洞燭故入地之初中使傳命
曰大禍將迫引刀自決求諸古人鮮有此流而惟甫之夫忘君
拜賊苟且偷生罪固重也難免其坐是以投之地獄永不還生云
在余悲懷爲如何哉一婦人亦血斑胷月紅淚滿顏低其頭細其
語曰舅父之過義不可道而愴然之情如水自湧何以爲制特
荷天恩留守江都則江都重地端宜固守而平流斷堞浪自爲
恃大劍長槍視若虛器而偷桃白日醉卧江樓國家存亡夢裡何

思歎性禽心本不利水而且登木板風濤險浪不可容與
而寂寞江城了無一人許多舟師浪在何處八屋粧船虛帶烟
波兵非不利地非不險而人事若此其將奈何抗慨男兒惟有
姜侯而止之有人一戰何得悲夫舅也々生逢此辰不成勳業而
反致負國誰咎誰怨余是女子而猶有愧焉容喙不了一人
且數任霜侵鬢髮鏡無紅顏淚泣而言曰郎君生世身不
適死而生逢此時則吾兒處事方至大謬故白首殘喘斷於須
刻彩舞諸兒血於鋒刃人事所致敢論其俞大阜避乱亦不足
妙而後入江都則未知其鍊習者耶檢察軍務者耶鍊習舟
師則張紳在也檢察軍務則慶徵在也然則追隨繁華者耶
扈衛宗社者耶追隨繁華者則 天袁重也扈衛宗社者則

忠心少也有何所關入於危境使我齒髮未享天年而徧求其
妻俾不身死嗚呼郎君幸不獲一死老我之生亦可必也哀懷未
訖且有一人英風異骨女中男子忼慨而言曰屈指人命生歲
幾何早晚一死衆所難免則從容處死有幾人嗟余自決婦
人貞節名流青史魂入天堂則地下人間俱有光彩不死也快矣
一恨在胸千載難忘者郎君之故也何則衣君之衣食君之食
能自西世則可謂國恩之重也而身際蒼黃莫念人事好生
惡死甘作賤奴則風雨彩埋沒身且不長而背有重負首除
其髮則其爲生也爲何如哉偷生一計創於百年而下丑主
和於斯爲媒則故國生還良有以也先人枯骨爲贖還良倆
則笑所一代生且無光嗚呼郎君之苟且偷生豈如我夭於
非命乎花顔雲鬓綠怨紅愁縷有一人灼々丹唇琅々細語

曰天府吾東方山川絶險則拮避鋒賊豈無其地国家
重地端不可到兩郎在天涯京城大乱無主女兒其可奈何莫知
所向從衆出城則弱質徒步顛倒何言泣上孤舟僅入江都則
碧海高峰粉堞連雲島亦難過胡馬何能不意兇徒遽
入此都白日江城風雨忽驚則魏國山川非不固也晋代羣臣
智不足也豈在時運人事可貴豺虎相吞玉石俱焚貞心既露
兇鋒連身則海外孤魂了〻何泳水國風烟共鳥翱翔則同極
悲悵與海俱深羅衫翠帶白首霜鬟面瞻左右指點二女曰
在彼者婦在此者女生同一家死且一穴則地下千秋魂魄不
孤雖曰幸也寧不寃歟惟婦惟女俱在青春我雖老也百縷
半不有兵火則永謝人間寧在此日嗚呼郎君指揮一身使
入江都丶〻地也能禦敵乎一家死亡之患郎郎君處事之誤

也血染荒草魂入重泉人世何處錦帳長寂千年華表孤鶴
難回則恨深東海無日可渴然而惟我二人同死一節仰之俯
之無所怍也生在人間永失光輝者嗟余弟也以名官妻子未之死
節猶可恨也白首身邊醜說何紅粉其粧錦繡其衣青驟背上
玉鞭親揮落照東風沙峴已過人言藉藉傳播一代則生不如
死我亦無顏也座中婦人形毀骨破赤血遍身其慘酷之狀異於他人
矣喬淚而言曰隱於摩尼山巖穴々々不深賊鋒在前舍義求生不
若一死投於絕壁白骨為塵是甘也無足恨也而猶惜乎郎君生
值亂世不察形勢虛在京城風塵一驚適入江都遂與台座之
老同作撲燈之蛾噫早得青雲永亨富貴者社稷將亡節死
為可哀我郎君有何官任而入於海外之危境有何國恩而忘
其父母之遺體乎不堪哀怨長太息也太息未久云有一人蘭姿

蕙質天下一也羅衣盡濕則豈是帶雨於藍橋者歟玉
池谷則入明溺斃於蒼海者也均是罷紅淚乍啓朱唇
香露淋漓淸音斷續其語曰郎君士也月池相逢續過
數月大禍旣迫義不可生投身碧海魂骨浮沉則嗟
余死節豈無其證知之者天照之者日而一片貞心郎獨
不知或疑生入胡地或疑身死道路寧我孤魂飛入君
夢以說冤懷而九原茫茫人間千里則於此於彼魂夢可期言念及此
尤為同極座中且有花月其貌松栢其操則胸中義理舌端霜雪
女子最中果為一人也其語曰國無良將且失人心則敗亡何逃山
河險阻莫過於西巴而將非將也兵非兵也故鄧艾一縋劉禪掩淚
城高水濶百濟雄都而歌舞是事軍務莫察故龍吞白馬禍至
危亡然則亡之者天耶敗之者人耶人苟不良則金城非固湯

池不險況彼江都海外小地址諸西巴則非山也比之百濟則江非
江也而是山也是江也指之謂天險其甲也兵也視之如虛器則
害至而誰備患生而誰防一朝風埜家花零落則況此纖腰性命
何保甘心自決魂入重泉則名已香矣豈無先灘閻羅王謂余
曰義哉人也清風洒落秋霜凜烈不避雷霆芥視鈇鉞故甲子之変請
斬元勳丁卯之亂首斥和義請燒江都献振起之氣既立請論破兄弟之
盟忠心全也先見明矣朱雲直節汲黯忠諫非有此人則繼者其誰也
是人乃爾之父也爾亦體其義慎其卽死其節義則其節也其節也
其義也不可不褒獎故使之逍遙於極樂世界云俄而仙
童遽入冥府顧謂閻羅王曰世間風雨人多節死上帝
惻然傳教曰節婦懸錄朕欲觀諸沓爾仚童ゝ無違
朕命是以余今至矣王將許歟曰唯卽親封玉牒恭

献天府則天帝覽畢詔於冥府曰朕之所重者義而
人也行之朕之所貴者節而人也守之其所守之者行之者使入
天堂安樂其身而至於某人舅父之德亦忝其節朕甚惜之
朕將褒之莫置冥府而送之玉虛清宵桂殿與月娥逍遥
白日銀河共織女翺翔則王之彰明貞節朕之尊崇義烈
爲如何哉王拜謝其命〻我孫魂馱之鶴背則九萬層空
可謂咫尺嗚呼舅父之德若非其德則天府仙游何可得也
且有一嫡人幽蘭之氣貞靜之態霜後翠竹雪裡蒼松嚬
青蛾弄朱唇曰余本士子之妻也敬奉巾櫛以事郎君縂〻
過半年避入江都則風吹古月乱入城門而郎遭疫患不離
床褥故莫念遺体而侍坐厥側則人生節義禽獸何知
骨朽人間魂皈泉下則閻羅王曰光海末年艱迍溷濁

君不君臣不臣也唯爾之祖衆醉獨醒志在高潔江都風雨傾洞白日則人多毁以喬其生獨爾女子恥受其辱樂就其死則前後一節男女何異先有其祖繼有其孫則豈不美哉是以命入天堂萬世永樂弱歲為魂何有恨也但恨白髮雙親年少郎君僅免魚肉生在風塵而鮮凄琴瑟望斷朝暮則梧桐細雨落花東風別淚何乾離恨悟增然則忘親自決可謂不孝歟了郎君亦為不良則嗟余罪恨何足道哉嗚呼滿座婦女莫不各陳其懷則或歎息也或流涕也或痛哭也其所歎息者流涕者痛哭者不可勝記也俄看一女徘徊其中則月眉星眼玉鬢雲鬟可謂仙中之人也仙師大異之口語於心曰織女別銀河耶嫦娥辭月宮耶謂之織女則別郎君會合難期故紅淚盈襟翠眉應顰謂之嫦娥則亦非彼何人斯而能如是乎求之不得自以為惟是人

也莞爾而笑曰妾妓也歌之舞之芳名遠播青鳥傳信浪蝶偷香
處處陽臺夜夜雲雨則歡娛至矣樂則樂矣而顧念人事則貴
者節也故一朝深閨坐守羅帷永戴一夫心且不二意外風塵花落
青春則此夜高會宗大分外濫側崇列章聽玉音其節義之高貞
烈之美天必感動人所歎服則死而不死何恨之有江都陷沒南漢危急
主辱如何國恥方深而忠信節義了無一人貞操凜烈惟有婦
女則是死榮矣何以臧臧此語幾訖諸婦文一時痛哭其辭慘惻
不忍聞也禪師或恐有知隱於林下待天之曙乃退而出忽然驚
覺即一夢也

倭國

歙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報島上市官辨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貳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僞其風俗諄朴道不拾遺夫人女子與人極褻狎終不亂捫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出刀相刺其姦禁甚嚴不唯女々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闔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才異能者王聞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闊又蔡媿曾筆記云有人至日本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為將軍三僞騎音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著白布衫長垂至足又云中国伽楠皆非真々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明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斃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

取先上其王及三傳重加洗別上上者留之厚酬其直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汝無刻停若無風緩渡則汝壓亦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群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為冠冕也嘗覽異域地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避秦之虐遂国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文荒遠不足以讀聖故不相合耳然唯市價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諱也聖教不行宜其有浮海之歎歟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墻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

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咒斬藤啓門而入盖倒鉤
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
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
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
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
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
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国時事知為烏程
相公即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復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
夜半家人啟携禽獸之屬頗多盖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
遣人跡蹤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
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蹤
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人於道上遇一勇士自言善搏虎款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啖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故猩血滿身而又一無所獲人咸疑之晝臥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告語操兇刺之啓門躍出大吼而去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陟數人挽之不得上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曳之起辦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彘妻追之虎釋彘撲妻奉毆斃之衆以為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虎豈特一虎耶衆中有識之者曰果然

鸛

兩湖灵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㲉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喋喋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吐舌相持良時蛇始下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来巢羽色灰小於鶴縱翔雲際負来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来鳥喔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豁然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自後蛇不復来鶴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故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

畫美人

王懷庵爲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王母艷粧時服絶無尊嚴道德之氣傍一小鬟額髮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倩余嘗戲曰此美女獻桃也懸之書堂堂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閒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

未幾庵燬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児者雖就枕尚未入睡
向見兩女子從畫下冉〻適人狂叫遂滅即碎其軸兩僮尋亦無恙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章臺倶大
醉委之而去臥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畫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
有素衣婦冉〻而至曰妾家距此不遠如不陋棄幸恵臨少叙款
曲生領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連留數日情意既洽至於
忘倦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為虎所傷自豫從此寡鮮戚
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言娶婦載以倶故賔
客称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饋女紅事〻可人然自此多疾
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殆屬之妖也若不捨之有性命
之虞宜極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

己發哀號痛詈生援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載荊之
貴人召之於是整掉來方登渚宮之滸而婦已先在于宮形
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懇僧治之問始
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
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為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
遇不淬慧劍斬之鮮不為山妖木魅所蠱可不慎歟

向閑生

向閑生者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譽就有司試輒高
等讀書南池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既久人皆知之舉止態
對宛然閨秀詢所從来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為夫婦其
戚友咸以妖魅疑之請道士驅遣絕無懼色曰無逐妾
弟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遥耳幾反三載出一編授生

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當暫敀此編乃修錬工夫君可習之另圖良晤贈以詩云

濟水流長未盡歡　好留顔色重相見
小山招隱月初圓　再向南池續舊緣

倏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後随一武弁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語則惘然好留顔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巹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何

義猫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灵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之不與以愛妾換之不與以千金購之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懟因携猫逃之廣陵依於巨商家

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
酒甫斟猫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
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
呼跳躑撈求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
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猫俱在神廡下置棺瘞之埋其猫於側
嗚呼異哉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宝之
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獰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
勝屈若猫之三覆鴆酒何其灵呼救不得殉之以死何其義又
豈肯類中罕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
域復遭鴆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
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

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决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浮海

王光謙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死葬魚腹難免為山中餓鬼衆皆長痛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飢及風雨晦暝山妖木魅千奇萬恠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悵悵然入空谷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偃其根食之飢渴頓已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蔘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

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閒常登山望海忽有少艇
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鮮徼外
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光謙云係生員王曰道不行乘桴
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光謙賦之光謙援筆而就曰
久困經生業 乘桴學使星 不因風浪險 那得到王庭
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啓王欲敀之意久之三年始具
舟資送光謙並及諸人於遼王賜甚厚光謙彼諸臣僚賦詩
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光謙
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資冥道場其妻哭
甚哀有子裹經而臨亦哭而寤思數年不敀家人疑死設薦
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裹經首爲何人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
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髣髴與裹經傍設夫婦

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寃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侄某入繐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爲憐然

李復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絶人年十歲時藝云不措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深秋久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 佳隨曰霜濃楓葉丹 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歳今不知壽夭榮枯若何

船遊問答

黃陵墓夢記

大明崇禎年間南陽士人桂陽世代名門簪纓巨族文章德行冠於一世而不求聞達隱於山林歎鳳凰之不瑒恨猉獜之不時心與孤雲白鶴為伴高卧北窓口誦黃庭經憑坐欄檻手弄玄琴草堂縹緲隱暎於雲間琪花瑤草四時長春綠竹蒼松一萬叢生風塵消息不到柴門不是雲遊道士之家乃是瀛洲方丈巫山仚景同隣有耿黷者亦是豪門文章富贍兩人情義相合識鑒相照每日携樽於高臺釣於襄江萬山百堅足迹無不遍焉時當九秋之既望金風蕭瑟水波澄清楓葉荻花蒲山紅綠載酒小艇携手登船弄玉尺而登鷗帶月光而咏詩疑是李白之騎鯨登上天張騫之乘

槎朝玉京酒酣耿生忽耿擲杯於水中慷慨太息桂生驚
問曰明在月上清風在傍綠水在下酒樽在前佳友相對
擲杯長嘆何耿生慨然曰我等之背斥孔孟之道放蕩詩酒
寄命江山草芥功名逆旅光陰倏忽半生何時掛名瀛州
尋路巫山空慕神仙之名實違大志於天下豈不為千代之恨
而棄百年之命哉立身得意刻功業於金石垂榮名於清史
豈不大丈夫之事乎耿而歲月不為我而留之自不覺吞聲嗚
咽也桂生聽罷舉手指月曰君看底月天地初判以來至于
今日幾經聖代亂世炎涼春秋四時循環不失終始是天道
之定數也我等雖微才德入於孔夫子之門則充於七十者
之后席生於堯舜之世則添二數於八元八凱然而生於末世
時運不齊自甘飯囊榮辱浮雲中心怨結已成金石此

生豈展青蘊之才但恨風霜之喫若而已寧藏身於巖穴永辭功名得道乘雲壹千歲為春壹千歲為秋觀時節之變幻覺耿福之輪廻遨遊公堂此是吾志而猶念名利至于今日誰怨誰咎與君心膽相照飄杯談情吟風咏月君之命福大異於弟裴晋公之奇格郭令公之福祿名滿天下威震華夏之氣像吾不如兄掛兄滄浪寓興青山世上功名付之物外壹片誠心堅如金石喫盡風霜順受天命兄亦異弟似亦稟格之異實為天命之定兄雖求道於公家豈能得乎弟欲功名於世上亦能易乎身藏異寶世人莫知富貴功名力難求應山川景物到處我得秦皇漢武之富貴一場春夢孔門道德末世無由吾之所願崙崑北海不為神仙則寧化為清風白雲矣

言未已忽有一人無跡而来向前長揖而笑曰俄聽君等之論清且美矣貧道有一言幸須聽納否兩人驚而視之其人頭戴鳳尾冠身被鶴氅衣背擔紅葫蘆手執玉如意仙風習々道骨表々決匪俗子真是仙類忙起答禮欠身加敬曰何處尊仙驚此俗客之醉眼耶如有教誨之事則愚氓之奉承不暇矣明示尊仙之大號居處以覺謏惑焉其人答曰貧道本是雲蹤踏空之類姓名去就何有偶聽君等之論懷抱匪泛一布其願則貧道之術業淺短一為公等無使賢人萬世之下含怨之境兩人聽罷神奇大悦欠身致謝曰今日何幸奉迎尊仙塵眼清爽志願畢矣生等蜉蝣人生才德雖淺薄僥倖得則幾免碌々之鄙夫而生於末世半生行樂甚為蕭條先生施其仙述欲遂我等之願則匪特含瑚結草而已生等

之願才德雖光曜一世身無榮華則悲夫身貴家冨德澤文
名無聞於后世則陋矣上陪雙親宴樂百年傳行繁盛有彩
舞之樂廣枕之愛逢知己之聖君內托骨肉之情外結君臣之義
益友輔仁如管鮑之知己琴瑟和調花玉子女充滿室中無叱責
之辨嚬眉之悲學行道德可為百世之師顏曾並俱伊說争
先忠孝雙全人倫無欠是所平生之願也仙人咲曰盖天立極以
来未聞君等之言也不論凡人堯舜大聖人號泣旻天後子不肖
文王之聖受其紂之暴虐困於羑里彈琴於高山流水知音難得
天涯獨悲之鴈失絃之悲況忠臣烈士行吟澤畔出斥長沙君等
之明知聖人雖明於人倫五常豈獨專於五倫之樂哉人生
斯世不外乎五常人處五常之中豈無遺一恨嘆哉天理
循環草木榮悴古今之常耳聞目覩置之心上欲樂則樂欲

悲則悲君欲敵悲而就樂自樂其人所不樂之處自快其人
所不快之地而已但知五倫之樂不知五倫之悲也父母慈
愛之恩昊天罔極故人有昊天罔極之痛君有育養臣
民之恩故人有殺身報国父母之恩以心報之君父之恩以身
報之奚暇顧一身之安危哉兩人聞罷愕然曰仙翁之言字
々金玉既無五倫之樂則更無所望寧得罪於倫常而脫
其塵俗學其仙術朝於玉京充數仙錄朝遊東海暮踏北海
豈不快樂哉仙翁曰君但聞仙人之樂不知仙人之苦玉帝修道
萬八千歲登其寶位上自三十三天下至四大府州人間昆蟲
草木調其節候陰陽人間尾末之官罔嚴其貞位明其賞
罰況置簿仙錄者哉小心謹慎如履薄氷暫有疎失謫下
人間苦狀萬端犯律大則入于澧都度其萬劫永不出世

雖口厭金漿玉液惶々之味憬々之俱無日不已直任之
重大法律之森嚴四時一番宴游而心不閑焉猶羨今日
君等之會豈獨仙無愁菩乎花有愁風月有愁雲仙
與人脫其中乎兩人默然良久桂生曰聖人與仙猶不脫
愁陣之中惟佛則脫於衆生清淨無依玉皇至尊之位
猶爲敬重佛是三教中何如耶仙翁曰惟佛上無父母下
無子孫出於五常脫於物慾無縻身之處金禪子曰
塵道路十生九死而心如金石不改定心君削髮被緇岩
石之中十年修道專一否桂生曰心比流水否土墳之灘口
足以阻流大雨暴來湿水漲溢十年之力一刻無跡鎔金
爲沙鑠銅爲山而阻水與天地日月同壽生寶無過人之才
寬洪之息一斥定之心堅如金石而足不愧於古人十年風霜

變其心而易其志哉俄者言佛正議仙翁之論生長孔門
豈為甘心投入於釋家雖粉身碎骨豈心不遠矣仙翁咲曰
豈有定心則君欲化為蜚翁耶走獸耶鱗虫耶灵芝草耶
桂生歎曰無文王則鳳凰之祥瑞雖癸無孔子則麒麟之異
類莫辨龍潛海中有司雨之若虎在山林有害物之惡而
蜚翁走獸俱是貪食畏死之物匪吾所願灵芝草生於今世
則反不如薇蕨耳仙翁弄幻仙術混濁哉五閞七情而無
辨物色乎仙翁愀然歎曰君論至此令人不覺起嘆而神
明為之悽惋矣然君猶不脫俗吾有一言君不從聽巢由
俱是出於聖世命福不如重華孔夫子之不假其時有
其學於生民周公之得時行王道於周門夏桀殷紂暴
虐殘民以至於亡國然仲康幽王之失過於亡國而天

復使中興繼少康成湯之業其數不盡漢昭烈之寬洪大度過於光武諸葛關張之智勇優於郭馬而托孤於白帝星墮於五丈四百年漢祚終於司馬氏則何事匪天故興亡在天報福在時古人有詩曰富貴如將智力求仲尼當年合封侯世人不識青天意空使神心半夜愁此言豈欺后生哉世俗不知天意之至公還為怨天而恨造物毁傷其父母遺體暗昧之甚者君自以為五關明七情清吾以為君之昏倍深夜天之至公比猶父母之愛子不肖悖逆之子怒責之而黙黙之為子者護過自責有洞洞之孝屬屬之誠則父母還悔其過責愛憐加於前不肖之子疾怨其父母而自處棄子無所惧劫悖益頑則父母益怒而絶其天倫噫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況

天之至公無私者乎君自以為吾生世以来視聽言動俱合禮節不為不法之事而天意使僻使我為棄物日怨而月怨則天愈以為匪忠孝友恭鄉黨之稱譽文彩清爽人之之為敬人之是匪官之責罰猶不究尤況無私之彼蒼者乎君等之見狭隘故布命之死生自以為心有疑之與裏自以為力是天道之為非口擇味而足擇地自取清氷白鶴為友神明之為忌人之善悪不為明旦以自以眼空衆人之為憚百草萬花豈不有一欠哉周濂溪之道德比之於蓮花稱君子也君以為欠於棄有餘而清介足無陶淵明之清介比之於菊花稱隠逸而君以為過秀裝而纖縮不足朧雪梅花比之於忠臣烈士賜於文人之詩興艶香異於他花也而為君以為藏於繡幕甚其風霜不論節槩不知君等與古人之道學文名烈義高節

何等君子不易其心於祇福仁者不肯邀物福人不擇清濁
君能得此三者乎兩人聞罷惺然明悟起拜曰今聽仙翁
之高談清論實有罪大而過深自覺學疎而行薄
也生等何敢冤尤於天地神明不病耳目之致有聽聞多
見意無合之事如此微事天意外之聖啇之比干孔子稱士也
宜無過失而身受慘禍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加於
董卓之逆過於林甫之奸而不受天誅臥席善終理乎仙
翁曰比干置之聖代則召公畢公之類殷紂之時無可為之
勢故身死社稷明節萬古天降生民之際使出類拔萃
者不泯其名於千古為后世人之師鑑曹操之善終尤不
疑詞雖不正統有為天子之子其時不受天誅殃及子孫
金尺玉衡豈不至公乎桂生曰仙翁之言字字金玉銘心鏤骨

而積善君子之命壽行惡小人之善終者匪特一二此則
不無疑侶之間矣仙翁曰不然古公亶父之積善行仁十四代
有文王之聖善惡報應豈遲速之有哉君勿多疑執心公
平持意安靜禍福不留於意死生不拘於心進學益善
受其天稟無惑方述天地生育萬物各有苦樂之相半
春花之義和爛之風爽涼之氣凜烈之寒各有其時
無一刻差忒君其念之他日相逢之期蓬萊方丈瑤池
巫山之間矣言畢飄然下船行不數步不知蹤跡兩人離
測不覺真夢無意遊覽回棹之際忽然一陣猛
風驅船出港蒼蒼之天茫茫之海船中人驚惧不已無謀
可施任之所往須之風平浪靜兩人定之睛觀之乃洞
庭瀟湘之間九嶷山工夕霧起黃陵廟中杜鵑啼洞庭

湖七百里流水洋〻旋驚還喜曰吾等生於東國但吟
瀟湘之八景恨不目覩今日何幸至于至此仙景也繫艖
巖石之下灘聲咽〻感古悲動桂生取琴膝上玩弄一曲耿
生亦吹玉簫以和其調流水為之不流山雲為之更起巖花
齊綻睡鶴起舞曲未終耿生投簫而笑曰兄之曲調消伯手
之恨而哭鍾子之䰟獨不念湘妃之隨蒼梧而節死瀟湘何
如桂生推琴亦笑曰吾何忘也萬古女子中福德俱全誰
敢仰於湘妃帝堯之女帝舜之妃貴為皇后富有天下壽
百十歲卽位六十一年何事之不足淚染湘斑節死石上寶
為聖人之多愁千古薄命怨婦數之則罄南山之竹升
蒼海之水猶為不足耿生曰聖人豈有多慾之過哉湘
妃之灵有知兄不免罪矣桂生答曰湘妃之灵有知則

必褻我矣聖人豈罷直言之士吾生於其時湘妃之車
不到蒼梧之間耳吾不敢論聖默思之時侶太古聖德
大道無為而化禮節猶為不明也耿生搏掌大咲曰兄
之言〻實為狂妄禮楽乃聖人之所述古今以来豈有
不知禮之聖人乎桂生亦咲曰吾言古今之異也兩人酌酒
痛飲言咲自若忽有青衣女童二人向前叩頭曰娘〻請
二位先生矣生曰娘〻誰也女童曰娘〻有虞氏兩妃進
見則知矣兩人疑惑不已不得已隨女童行不十里瑞靄
祥雲繞於洞中琪花瑤草異香觸鼻珍禽異獸成
群往来惟〻躊躇之間無數仙娥飄紫霞衣曳雲霧
裳来請兩人過霓橋而至一處則珠宮貝闕望之儼
〻紅玉朱門碧琉璃懸板題額曰黃陵廟上殿宮

仙娥前導度重〻門戶層〻樓閣至于正殿琉璃柱
白玉樓縹緲於雲間瑞氣玲瓏兩人氣之躅蹐舉眼
觀望黃金交椅上二位女仙儼然端坐第一坐淡黃袍
蓮紅帶天香郁〻仙風凜〻日月精華顯於面貌風雲
造化藏於雙眉第二坐九華仙衫紫霞寶帶紅雲
玲瓏祥光靄〻日月容華端嚴氣像星眸月臉閑雅已
贊左右天香國色之夫人數十侍坐其中周之三母德容
閑雅惠風表〻慶雲凝於面貌祥光橫於八彩魏之莊康
眉目清秀愁雲兩臉漢之班姬明眸花臉春光焦悴其
餘夫人之花容月態不能盡記兩人從仙娥之呼唱八拜
舞蹈畢凜然悚惶不知所措娘〻儼然正色勵聲問曰
卿身爲末世之儒雖有才學不知操檢敢欺吾娣妹而

自稱直士必有主見悉陳無隱朕且賞罰間明白處之兩
人復起拜舞曰臣等小邦之腐儒何敢論娘娘之是非酒
后狂妄之罪萬死猶輕娘娘正色曰朕初聽卿言招之來此詰
問情狀治罪明白及見卿等脫於煙火置簿仙錄者聖人
猶採樵夫之言方棄不奪匹夫之意況卿之直言正論何不
採用乎悉陳所懷兩人惶懍俯伏奏曰臣等賤方書生
粗習經史而論古人之優劣天地人三皇無為而化不敢
論伏羲軒轅之功德少昊帝嚳之神奇帝堯兼之天
地開判后首出之聖誕生娘娘之娣妹亦為窈窕天地通
萬古之女聖也堯帝如天如神猶不加於帝舜之大孝也
大聖也而娘娘為帝舜之妃凡人為天子之女配天子臣
以謂聖人之女聖人之配千古所無之事聖德光輝流于

萬世大哉聖人之福南薰殿上琴瑟和調景星出慶
雲興歌南風之詩壽至百年餘歲位至六十餘載壽富多
男子帝堯之辭而兼之此萬古一人天地萬八千歲而開闢雖
聖人之德如天知之如神不免一崩理之常天命盡於蒼梧
娘々雖曰昊天痛悼處於宮中迎之玉几葬之玄宮肇聖
子而光曜后事合於禮而聖德之大者聖人之質異於凡
人避壽百歲獨行萬里血淚瀟湘殉死道中烈節雖獨
步於千古以臣之賤見村度之浮雲之蔽明光古今之異禮故
也今臣之國僻在海隅地方雖偏小箕子之遺法聖人之
禮樂一遵華制若王后百里之外棄鑾輿而臨御殯
所號泣道中則滿朝震驚四民惶々敢於失德故不思古
今之異敢犯失言之罪伏望娘々嚴治其罪以懲狂妄焉

奏罷顔貌莊嚴舌尖懸河娘々頗駭致敬命之賜坐曰朕聽
言金石之論可謂直言之士朕有八元八凱無一直諫後世
忠義直言之士匪一匪再無一黑白朕渺不覺失德今聽卿言
追悔何及朕奉上帝之隆恩司天下之陰教歷代聖妃賢后
與論政事天地老矣左右聖妃故之親友榻下近侍曹大
家魏莊康之類近來息賢臣而心懷鬱々矣唐李魏公
妾紫鸞之甘言美說朕老昏不斥崔貝兼賈雲華之
類說妬色宴欲一時罷寂遇女媧娘々之威怒文昌武曲
兩仙君來此叱退諸女規諫力爭心甚愧悔日勤政事不
致俗人笑致此卿等正聽明快之論煌々威儀儼々殿上
不爲失悄正論霜雪才學超世實爲佳士豈不奇哉朕
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今古懸殊議論不一卿但知朕之壽

福不知朕之悲苦言甚繁擾一爲卿說罷矣唐堯帝
舜之治化傳于后世上之千萬若楚朕娣妹之無窮悲痛
不顯於史而但號泣旻天數句而已卿既知之身爲聖人之
女娣妹爲聖君之配人世之樂身世之快皆如卿言幸免心
悪天下猥稱聖人雖爲過分卿言是矣上不得舅姑之心
下不睦叔妹之情雖萬乘天子之女不如一村女之賤夫子衣短
褐而手執田器耕於歷山朕之娣妹不敢安居高
堂盛麥飯於吩器入藿湯於瓦盆救飢渴於畎畝陶於河
濱抱薪助火分其勞苦而屋上火起井中水溺之
時雖有聖人之遠慮當此不虞之死袂爲婦人女子者豈
不驚且悲哉娣妹相扶呼天慟悼況象之傲慢好悪
無禮太甚雖有萬乘父母到此無奈身爲女子

豈有貴賤之別幸賴皇上之誠孝感動父母和睦兄弟受舅姑之慈愛樂琴瑟之和調御臨萬方安享太平復有餘恨然德薄而福過人微而名大故天意外之有商均之不肖墜落父皇之聖德爲慈母之心豈一日安寧然乎但愧胎教之不善耳世況消然富貴如夢皇上憂天下而不顧於私求聖人而發憤恤蒼生而忘食至誠感天傳天下於大禹巡狩蒼梧之間其時禮節果異於今商均之不肖丑逞於聖教而朕之娣妹自少經風霜同甘苦故携手相從至于瀟湘竹葉蕭瑟湘水鳴咽當此景物壽至千歲位至百年豈有足而不悲哉皇上之聖德浩然半生泣於是天有子不肖帝之福祿不如聖德況臨崩之時不奉藥餌至痛豈異於壽夭自然

血淚洒於湘竹瀟湘斑竹人謂吾姊妹之涙痕懿者
迷惑天下之斑竹謂朕之淚痕豈不可咲哉卿稱朕
之壽福寶有福德之夫人在此指第三座紅玉交椅之
夫人曰此即西周文王之配姒氏王季太姙其舅姑也文
王南郊之配生武王周公之聖開西周八百年基業聖
子神孫継々繩々三千後宮一百子孫之頌顯於史記
朕之世界猶似太古無為而化周妃時節如日中天月
到三五真千古萬代無疆之福德夫人言罷顧周妃
周妃斂衣服而整坐正衿欠身辭謝曰娘々之聖教
至此妾不勝悚懼心不自安矣娘々無不通天地萬物
之理而惟知妾之福不知妾之憂言雖慢頑暫達懷
抱妾諸侯之女諸侯之配舅姑之恵澤君侯之聖德

萬代之稱不得之榮然時運不利七年美里死生未定妾
之肝腸豈不羡娘娘載筐匡於歷山抱薪於河濱西伯臨去
外事付之伯邑考敬宜生夫人之道不干外事七年之間肝
腸寸斷伯兒不聽妾言爲其大孝萬里跋涉道路風
霜而身遭昏君之慘秋妾之心腸匪如鐵非如石至寃
極痛割膚碎骨念豈在於他子之多少哉況管蔡之
不忠不孝妾之餘殃胎教之不善而千百代累萬世之愧
念惡子之悖逆心骨驚寒思伯兒之慘變三魂飛越冨
貴何樂言寵愁雲起於八字春山淚水凝於一帶銀河
不覺嗚咽湘妃慽然謂之左右賢妃淑婉莫不改容嚬
悲而班妃之歎昔百媚容光不免冷淡寒雪洒於蓮
芝之山周妃整襟謝曰娘娘與妾幸蒙天憐猶有一二

之愁自古烈女節孝之女子花容美質無一寸之歡樂而
有許多之愁恨豈不可憐哉湘妃歎曰周妃之言金玉而
其中有善慰者善行美節表表不腐於千秋亦無恨矣人
生一死聖人猶不可免雖悲碎玉落花德行爲後世之師
則豈不美哉桂陽倚伏悲聽問答之事不覺心懷之悲動
前進榻下勵聲奏曰臣蒙娘娘之憐愛冒死一言伏願
娘娘聽納焉自古聖賢各有一悲凡夫俗子無言可達
而臣之死生進退實爲難堪命運崎嶇身世困苦如
大海無櫓之船似雲裡無珠之龜積善無知修行無
益人生斯世忠孝難可雙全而亦不可俱失臣獨不得
其一苟且偷生何益之有娘娘既司天下儒教普濟生
民伏望容臣於榻下則世世生生結草報德矣湘妃

嗟歎曰卿出於匪時造物戲之耳卿之論議明快有
派長儒之風而暗昏若此耶世事日去異日月朝夕變
人間苦樂亦有輪迴安而受之我雖愛卿不泄天機
況卿之去就不關於此處不積胥中之怨無失天地之和
積德行仁以待天命可也卿之來此久矣望之後會桂
生叩頭拜辭而不覺淚滴湘妃顧周妃曰此人雖染
煙火蘭心蕙腸猶動前世舊情自生矣周妃暫笑生
起惑不已不敢更問兩人八拜叩頭畢下玉陛而過朱欄有一
婦人曳霧衣鳴玉佩披帳餘然而出花玉之貌秋月之情
擧手請坐曰妾大明成化年間承相鄭瓘之千金小嬌弘
文公劉演之妻時運不齊萬狀風火經歷而潮州謫所劉
公怨死妾生腹兒付之婢子蘭香溺水自死兒子佑成

立身揚名奏達天子往于潮州水邊表彰吾夫婦之節朝鮮之人惜死而賤名故妾為尼姑水月庵五年待劉公之尋訪劉家堅執故十年留養何不奇哉劉公孝義君子若有家嚴之出則豈為容納之理妾與劉君孝節終身世俗蚩蚩故苟且偷生以為樂事豈不痛哉兒子之福祿無量妾嘗湘妃之寵眷雲霄間無恨矣妾之本末君已知之不信為尼之說凡士難得死所得其死所則視死如歸豈不快哉生頗然致敬曰夫人行事之有瑕小生疑慮曲折如此矣言未已樓上之珠簾一時垂下其聲錚錚然驚覺而視之兩人枕酒壺而暫睡夢事明明奇異恍忽兩人無意於景物仙人問荅之事黃陵夢歡之事記而返棹條忽而故時當初冬東籬裏菊若待主人蕭庭落葉無

人之掃兩人發遊覽專意學工後来耿顯立身揚名富貴顯達桂陽草堂閑月得道盡善一日香雲繞室仙樂隱隱雲捲視之不知蹤跡耿顯異之遇仙人問答之說黃陵夢歡之事一一閑錄傳于世

後人有詩曰

海東賢俊瀬南稱耿顯桂陽最有名村僻靜園紫芝草山深閑掃黃庭經道高畫到神仙客言正夜朝湘妃灵閲數前程君莫問福善禍悪自分明